

○ 李 斌 著 ○ 长江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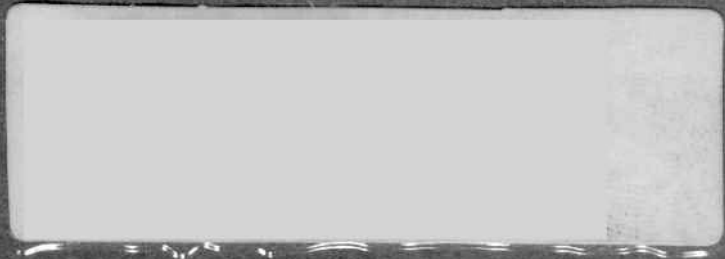
# 妻 子



2267 / 258

# 妻子

李斌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19318

妻 子

李 斌 著

\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930毫米 32开本 2.75印张 2插页 45000字

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 000

ISBN 7—5354—0295—X

I·254 定价：1.20元

## 内容提要

鄂西，有一块神奇的土地。

长坂坡，赵子龙单骑救主；麦城，关云长末路洒血……逝者如斯，雄风安在？我们需要为平凡的土地与平凡的人而歌唱。

歌唱父亲，歌唱妻子，歌唱少女，歌唱相爱的人相亲相爱，歌唱自然的人化……

这儿曾是贫穷的。这儿已开始富有。这又是一曲生活的变奏。

《妻子》给你的就是这些，似乎是一串山葡萄，希望你能喜欢她。

## ● 目 录

古镇风情 .....	1
龙晒衣 .....	6
摸 秋 .....	10
快走吧，关陵的火热 .....	13
冬游复船山 .....	16
初识简王墓 .....	20
断头山下行 .....	22
植枣杂感 .....	25
蛇果与秧泡儿 .....	28
闷头花 .....	31
十年祭父 .....	34
妻 子 .....	40
晚 霞 .....	46
友 人 .....	48
姨 姐 .....	51
金翅膀之歌 .....	55
香兰情 .....	59
沙坝子 .....	63
农家交响曲 .....	66
创业记 .....	71
病 友 .....	75
富道一夜话 .....	78
说李斌人文 ——跋 .....	扬帆(81)

## 古镇风情

鄂西有个小镇，极小极小一块地面，却极有性格。东汉建安七子王粲《登楼赋》开头句：“挟清漳之通浦兮，倚曲沮之长洲。背坟衍之广陆兮，临皋隰之沃流。”正好说明这儿的地理位置。历代文人墨客对此的争论且不管他，这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风土人情，街坊建筑，昌盛兴隆的景象却称得奇了！

清时，三块青石条并排嵌在街面，蜿蜒伸展，形成了一种格局。两厢建筑，门对门户对户的，把街子拥得极窄，却别有气势：楼台庙阁，金壁生辉，石柱石狮，气宇轩昂，高门大户，朱门彩凤，玲珑剔透，就是那小户人家，木门格子，都红漆漆了，极是洁净。街上景致，被人编成句子，人皆会念：三步两口井，二步三筒碑；四阁四道桥，过桥不见桥；庙街三土地，沿河五码头，七个半楼子，九宫十八庙。最让人受看的是那九宫十八庙。九宫乃青龙宫、天后宫、川祖宫、紫云宫、禹王宫、万寿宫、文昌宫、恒侯宫、三元宫；十八庙乃天符庙、观音

庙、泰山庙、祖师庙、五通庙、关庙、文庙、杨四庙、娘娘庙、老关庙、观音寺、弥陀庙、皇帝庙、奎星庙、玉皇庙、福佑局庙、古观音寺庙、祖师店庙。不知古人为何建这么多宫庙，一宫一个景致，一宫一副模样；一庙一个说法，庙庙都有讲究。每逢祭日，镇人便买了成捆香纸，沿途供奉，一为讨个吉利，二是一个消遣，烧炷香，磕个头，只消屁股撅起，也不说话，只顾做了动作便算完了。然而更热闹的便是那过街楼子。七个半楼台中数它最古最高大最雄伟。过街楼子横跨街面，铁龙、火星、上、下半桥中流水，登楼一望，那街面繁荣只便尽收眼底；若在远处，二十里路外便能看见，晴朗日子，楼台上却烟云缭绕，半截伸入空中，颇有几分仙气；稍近，琉璃瓦明晃晃、亮灼灼，似有瑞气千条；石柱巍巍，上刻龙凤呈祥，麒麟腾跃，壮观自不必说了。镇人引以为骄傲，都说是当年鲁班引了一帮徒弟从此处路过，见了这样一个好去处，便觉应建个楼台，便造了。其实，此楼乃明代所建。可惜到了六十年代破四旧，一应阁子庙宇尽数拆除，此楼自然在劫难逃了。

镇子繁华也是少见。旧时没有电灯，家家门前挂了灯笼，逢年过节通宵达旦，分不了日夜。白日里，人挤人人靠人人挨人，人人都在街上。你想超过在前面的人，那是万万不可能的，前面尽是人哩。

站在高处，满街都是人头；若是雨日，斗笠和伞都自不起作用，你我相隔得近了，伞上的水滴到斗笠上，斗笠上的雨又溅到打伞人的身上，身上自先湿了，靠在斗笠人衣上，自然也沾湿了。最最热闹的白布、沿河、兴隆、紫云四个街子，说话的声音都得大了嚷。

人多，生意便好。乾隆年间，花市、丝绸、米、油四大行便闻名川、鄂。家庭经营的棉花行三百多家，丝绸行一百多家，米行二百多家，油行一百五十多家。相互竞争，逐渐有了富豪，人和义丝行何阶平，湖川丝行杜养之都拥有工人五百余，更有熊杰夫，腰缠万贯，还在全国发行私人票子。这里的丝、棉，唐时早名扬海外，日本只要是见了此地丝、棉，便出高价钱，慢慢有了讲究，叫“溶丝”和“溶棉”。宣统时，远安、洋坪、荆门、南洋、保康各县的棉、丝，都云集此地，川鄂的稻米麻油在此成交，于是，天天有千匹骡马上得街来，有万担的商品下得河去。河里的船只穿梭般往来，可为百舸争流。这里的商品到得船上，经漳河入长江，下汉口至上海，远渡东洋，名气便传得更远更远了！

客户经商也要吃饭。饭馆便也多，大大小小饭馆六十六家，茶馆一百七十七，座位二千。最大的饭馆有卢天顺、极海、广源三家，饭馆房子进深极长，天井便有四个。可供三、五百人同时入坐就餐，



还有席间艺人唱歌供人欣赏。叫你吃得饱饱，喝得好好。有那风流之人，醉了，便可去逛窑子。既然这般繁荣，寻欢作乐的场所应运而生也是不足为奇了！

镇上的鄂州书院、文昌宫里整日书声琅琅，形成了又一处风光。

镇上更奇的，却是那家庭肴饌筵宴。奇中见了独特。千百年沿袭下来，无论是高门大户、书香门第，还是贫寒的小户人家，逢年过节，红白喜事，宴请宾客，家贫者六大六小一碗汤，富贵户四冷四热六大六小二碟一汤。“四冷”用碟盛，以腌、炸、卤、熏荤菜为主，辣味兼之；“四热”用小盘端，一色花样小炒；“六大”用大海碗装了，都极鲜热，鸡、鱼、海参、兰片必有，一概汤煮，外加甜食一碗；“六小”用小碗，以清炖、小炒，笼蒸为主；“二碟”为麻辣佐料，也极好吃；“一汤”最为复杂不好做，或莲米、或海参墨鱼，或银耳鸡丝，色、香、味皆佳。国内极是少见，镇人称为“随朝席”。何谓随朝？随了那朝？无人知晓，知道的便是天下仅此一隅有如此席且如此好吃！客人来了，先递茶烟，再让坐，再请吃。主人是不上席面的，只让客人坐了，主人立在一旁，将菜一道道的上来，酒一杯杯敬上。全镇一个样子，人人家里都会做那二十三碗样的菜肴，个个做得味道好，因此，镇上户户都有个好厨师，

户户都必需备了山珍海味美酒佳肴。谁家缺了，随便到一人家，都可借了现存的。可是谁家也不去借，那是一桩家庭耻辱，没了菜肴，还能算个富庶人户么？还不被人笑掉大牙？

这里的环境，限制了这镇上的人们，也造就了这儿的人们，迫使这里的人们只能团结，不能分裂，只能富有，不能贫穷，只能干事业，不能混日子。于是，镇上的人便继承了中华民族的美德：团结、富有、干事业，不停地追求幸福，讲求文明。难怪三国时诸葛亮率军进驻此镇，有谋士见了此处发达，建议诸葛亮在此设起一个军事重镇，他却说，此地“二龙”穿镇，满街皆文人，建了何用？不如让他作为蜀地一块不见战争痕迹之文明所在吧。后人演化了诸葛亮的话，将此镇更名为“河溶”。于是，小镇改名不改风情，直到今天，小镇性情仍旧。

## 龙 晒 衣

三五户人家，却叫做垮子；依了一处岗子，却叫靠山。这鄂西一处的风土，细细地观察，真有些特色。垮子不大，屋后树木却多得很，大得很，一色的桂竹，一色的竹中夹树，东一团西一方，郁郁葱葱。户户门口有一块平地。大的都有三五亩地，极小的也有亩余。平平展展，鄂西人称为稻场。经管得极细心。干燥无雨时节，稻场光光滑滑赛似城里溜冰场。雨日，更是平如镜子，人畜都不得走到场地去；雨住时，便有农人架起青石碾，牵上一头小黄牛，慢慢地将场地碾压平整，泥稀了，便在各户灶膛里扒出一筐草木灰，轻轻匀匀撒上一层，再碾了。稻场是鄂西人的命。鄂西人的一个标准，谁家的稻场管理得不仔细，那便受人瞧不起。于是稻场便是鄂西人的一道脸面。脸面上能有得黑垢吗？不能的。稻场有得野草时，便有垮人轻轻拣起，扔到老远；如若有了畜屎，定要拿上铁锹，细细铲起，端进栏圈里！

只有一个日子，那是连稻场也不顾的：六月

六。

这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一个中轴线或转折点。这一天，总要做一些事情。做什么呢？晒衣。六月六，龙晒衣。衣是人的饰物么？是的；衣是人的命根么？称得上；衣代表了人的尊严么？更是！山乡里人都这么说。

这一天天气总是晴朗的，人的脸上总是挂着笑样儿的。早晨起来，男人扛了箱子，女人搬了椅子、凳子、板凳，一样样，一件件，尽数摆在门口的稻场上。老婆婆手脚是不利索，步子迈得不快，却要拿起架棍。架棍是用三根竹子做成，三分之一的地方系一段细绳，不紧也不松，用手轻轻一掰，便张开了三根腿，架在一处平坦的地方，那根粗长的竹竿便搭在了那架儿的叉叉上，稳当得很的。竹竿用来搭那没有来得及缝成衣裳的布料。太阳刚刚冒了边儿，全家的衣裳布料都已尽数摆在了大门口，满满地摆上一稻场。花花绿绿的，是姑娘媳妇的，青兰色的，是男人的，绣了“寿”字的，不用问，是老人的。衣裳放置得停当了，男男女女便站立在衣箱衣架边说话。小孩子们便在衣架中穿来穿去逗乐。鸡狗是绝对不能走近的，老眼昏花的上辈，搬了椅子，坐在最显眼的一处要地，手中拿了棍棒，赶走闯进晒衣领地的畜禽。山后有野雀儿叫唤着，年轻的男人虎视眈眈，拿了极长的竹竿儿，警惕地注视

着，不时还大声叫喊，不准雀儿从竹林里窜过来，落进这片琳琅满目的衣的世界里。

某个年月的这一天遇上阴雨，也是要晒的。一家子整天不出门去，瞅那老天的空子，一时太阳露个脸子，便齐声地欢呼，极快地将那衣物搬到太阳下，见一见阳光。即便没有太阳，只要雨儿一停，人们便兴奋起来，一会儿便将衣裳摆在天光之下。这时，稻场定然全不顾忌，脚只管重重踩下，椅凳只管随地放了，架棍尖尖的戳进泥里去，任凭它多少黑黑的泥洞。这种闪电战，随着老天不作美，常常是“晒”上一刻，便草草收场，快地又往屋里搬。

搬进去了，却还有好些没有“晒”的，怎么办？衣是绝对要晒的，办法又要想。这时，便在各户的天井旁支开椅凳，架起竹竿，围了天井，筑起一堵衣的墙，只让那天井中透出的天光瞅上一眼，便称之为“晒”了。这个时刻，一家一户的，少不了去串串门子，你进我的门，我到你的家，或打伞，或穿蓑衣，在天井旁站上一会儿，说一些家中油盐酱醋，米柴糠菜，问一问儿子的生辰，姑娘八字，那时，客人的眼睛始终盯在衣裳布料上，待看得够了，话也说得完了，方才谢一谢，说一声，蛮富贵哩！才欢欢喜喜去了。即便是衣物甚不丰盛，也得说，发财呀，这样少的人口，衣物却这般儿多呀，好哩！

这里户户都有天井。

奇怪的是，晒衣的日子，尿布都要拿出来，用一根细长的竹竿儿串起，象挂起的旗子，随着风儿飘荡。帽子却是不能拿出来晒的。若有调皮的娃儿在屋里某个地方看见了帽子，好玩中，无意里拿了，大人便象弹丸似地蹦起来，一把夺了去，快快扔进屋里最阴最暗的旮旯。脸上随之露出一个欲哭的样子，却又似在笑。其实，娃娃们早已晓得，大人们不止一千遍地教导过了：龙晒衣，拿了帽子，不是遮了雨吗？龙见了帽子，不下雨，田地里怎有得庄稼和收成哩！可是，帽子已经让龙见了，大人心里想哭，脸上却要笑样，龙见了哭是极要不得的，便只好跪在地上，望了西天，叩几个头，烧一炷香，说上好多道歉的话，骂上拿帽子的娃娃一通，心中自觉得够了，方才进入晒衣的正题中去。

那便又是一个热闹了。刚才的不愉快尽管抛开了去。这时人们的心目中，又怀上了一个伟大的希冀了，盼望着又一个丰收年成来临。这时的稻场，也随着又产生了欢乐，就连吃奶的孩子，咬那母亲的奶头，咬得更紧，吸吮得更欢。八十岁的老人，眼见了过不去一个寒冬，却也尽情地在笑，仿佛肌体里注入了活力和生机，预告了生命的又一个春天的到来！

## 摸 秋

八月十五月儿明，是冬秋。山地里便自生了一个节日。方法却极古怪：偷偷地潜在一户人家的菜园地，将那秋季的瓜果偷摘了去吃，也算过了一个节日。每每到了那天，婆婆便叨念了：去摸秋吧！摸了人家的秋季瓜儿果儿的，祸福全自消去，两户都是美事，于是，孩子们都高兴极了，渴望着一个摸秋节，饱饱地吃上几个大香瓜。这日晚间，我突然心生奇想，偏偏地不去摸秋了。

婆婆却不依我。好歹地劝了，说那山边上极近的，随便摸了一样，婆婆等了吃呢！我听了，也只得懒懒地去摸。

屋后有一片荒坝子地，地旁一道柔柔的小溪，水声在荒野里潺潺有声。月光却不明亮，象被一群烟雾罩着，看不明远处的景物。我悄悄跨过小溪，正窥着一处菜地，耳朵里听了一阵窃窃私语。

停步寻那声音，努力睁了双眼，便见朦胧中两个影儿一动不动，声音极轻的，听不清说的什么。我轻移步子贴近他俩，便见了一头黑发飘忽起来，

只似水中浮云一闪，又便低了头去。我心中惊了，这不是上湾的珍姐么！

珍姐是湾里最俏的姑娘。眼黑得象算盘珠子，脸色桃红，嘴也甜得很。小伙子们都爱着她。她逗了小伙们爱她，她又只爱着一个人儿，是谁呢？大人们都晓得，娃娃们不知道。可是，珍姐的父亲却不同意。她们三姊妹，上无哥下无弟，珍姐是要招女婿上门的。

喜鹊叫枝的时候，媒婆上了门。给珍姐相中了一个好女婿：贫农，小学生，力气大饭量好，一顿能吃十个大糠面团团；就是耳朵聋。上门女婿难，谁人愿去服侍别人的父母亲，改名换姓呢？父辈们都这样儿劝过珍姐了。她只愣了一愣，眼泪便流出来了。从此，再也见不了珍姐的笑脸儿。她那一头的黑发，顺顺便便地披在了肩上，再也没有去梳那辫子。窈窕的身段，随着一件粗布褂儿裹着，见不了生动。可是，大家都说，这样儿的珍姐更好看了哩！珍姐只当不晓得，默默地干着地里活儿，有空，便呆呆地立在松林旁，眼定定看那远处的大山。湾里人说，珍姐是在望郎哥哩！郎哥到了家，姑娘便收了心思。于是，我见了珍姐，常常在心中盼望：珍姐怎不快快把郎哥从山那边接过来呀！接过来就好了。那时，你的笑脸儿便会挂在脸上了！

我盼着，帮大家，帮珍姐，盼望着珍姐快结亲。



今晚在瓜地里见了，心头便紧了：珍姐偎着的那个人，是珍姐的郎哥吗？果真是，那么珍姐要笑了。

淡淡的月色里，却听了一声叹息：“你怨我吧……”“不，快不要这样儿说了……”“我要说，不说，心里憋得慌，我欠你一世的债了，这世还不清……！”突然，珍姐的双肩抖动起来，叹息变成了哽咽之声。“你，别，这样！”“我要……”“别……”“要这样……”珍姐突然改变了一个姿态，偎在那人身上的头扬起来，双手紧紧地拥抱了他。田边的荒草一阵的抖动，发出了呻吟般的声响。“珍妹，别……你不是说好，今晚是要去摸秋的吗？”“……哥，你难道还信这么？去年，也不是摸了秋的！命，却还是这般儿的苦哩！你说，你说，我们该只有这样了……好吗，亲哥哩！”

俩人都不动了，凝住了似的。只有天上的秋月，在慢慢地移动，深情地迈着细碎的脚步，向着她的理想，走向哪里去呢，万里长空，一天阴云？

我悄悄地退走了。我象一下子长成了大人，明白了很多事情，却又实在不明白了。只得又看那秋夜的月亮，仍然是那样庄重，洒下冷冷的青光。夜，悄悄儿的，秋风习习，草中的虫子，窸窸窣窣，仿佛都怕惊动月姑的心思！

从此，我再也不摸秋了。